

出自文言的词

——以《醒世姻缘传》为主

植 田 均

[提要]

纵观中国国内的汉语，从古代至现代，存在比较大的变化。而有的汉字，几乎没有什么演变和变化，至今仍保留着从中国古代的汉字模样，当然也包括了发音、词意等。而这部分词语叫做“出自文言的词”。如“着”(=穿)、“面”(=脸)、“箸”(=筷)、“食”(=吃)、“汤”(=白开水)等。这些出自文言的词，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演变，又是从何时结束这种演变呢？

本文将对出自文言的词汇进行解读，进一步阐明这些词虽然在外表上都与古代汉语的汉字相同，但其涵义却大不相同。

关键词：同形异义；单音节词；出自文言的词；词汇的替代；方言

0. 前言

汉语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绵延了大概一千年的近代汉语。我个人认为，古代汉语的划分应该是从先秦到唐五代，近代汉语是从宋代（西元960年）至五四运动（1919年）前后，而现代汉语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汉语时期，旧白话语言在史料中大量出现，如宋代的杂剧、话本、元代的元曲、明清代的白话小说等等。面对如此辉煌的、庞大的文化历史遗产，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学者非常多，相反，研究近代汉语的人却极少。因此，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说是汉语研究成果中的一块空白。历来少有学者触及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语言文字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样一直相关相连发展到今天的，研究当然也是不能断代的。

如果把“穿衣衫”，写成“着衣衫”时，我们往往会马上帮其修改为“穿衣衫”。因为现代普通话的规范用法就是用“穿”而不用“着”的。但是，只要我们用心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在现代中国方言里面，像“着衣服”、“着衣衫”的说法仍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被广泛地使用着。如中国南方的方言粤语、客家语、赣语等，这些地区的口语多用“着”。

下面是“着”和“穿”用法的对照表[表1]。

〈“着”和“穿”的用法〉 [表1]

古代汉语	近代汉语	现代汉语
着衣	着衣衫(书面语)	穿衣衫(普通话)
	穿衣衫(口语)	着衣衫(方言)
日语：	着衣	
南方方言	如粤语：	着衣；着衣衫

从语言发展史来看，我们认为其中必定经历过一个从“着”字演变为“穿”字的过程。那么，“着”和“穿”之间，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又是从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演变的呢？这可以通过阅读近代汉语的资料，尤其是明朝以后大量出现的一些旧白话文学作品中，北方方言如《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石头记》、《儿女英雄传》（以上分别简称为《金瓶》、《醒》、《石头》、《儿女》）等便可得知，“着”字和“穿”字在明朝时代，其用法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话小说作品中，口语（会话文）和书面语（非会话文）的不同，尤其是“着”字，它只用于书面语（非会话文）上。以此为例，我们不妨就某些单音节词进行实证探讨。¹⁾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部分的研究，我们试图用以下六种分析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

- 1) 出自文言的词（如着[zhuó]〈=穿〉、书〈=信〉、食〈=吃〉、寝〈=睡〉等）
- 2) 有声无字的词（如坐〈=扣〉、作〈=算计多少钱〉等）
- 3) 有词尾的词（轻声词，如拿掇、拾掇等）
- 4) 地理分布比较清楚的词（如脸和面，知道和晓得，大夫和郎中等）
- 5) 重叠词（如爹爹、达达等）
- 6) 逆序词（如闹热〈=热闹〉等）。²⁾

1. 出自文言得词

今天先讲出自文言的词。

如“着”、“面”、“箸”、“食”等，这些出自文言的词一直到现在在方言里面仍保留下来。

着 zhuó

释义：[动词]穿（衣服，鞋）

“着”字以前写作“著”。不过，据《王力古汉语字典》所说：“《说文》无‘著’，有‘箸’。‘著’是‘箸’的分化字。”这样我们便了解到其实《说文》里是没有收录“著”字的。而在《广韵》中，却有同音词“著”字，释义为“服衣于身”。例子可以从《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找到。原句是“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衣”。动词“著”字，现在一般写作为“着”。

《现汉》、《古今》中，对“着”[zhuó]字均没有标注为方言、书面语等。但只要阅读当时的有关书籍，里面所举的例子，如“穿着[zhuó]”、“吃着[zhuó]不尽”等表达时，自然会感觉生硬，好像是在说书面语似的，同时也不能单独使用。但在现代方言，尤其是粤语、吴语里面，却可以单独使用。如《广州话方言词典》、《吴》中收录的“着（著）”字。在近代汉语白话文资料中，《醒》的口语（会话文）部分只用同义词“穿”字，而不用“着”字。相反，书面语（非会话文）部分却用“穿”和“着”[zhuó]两个词。举个例子：

- 1) 外面就着了奶奶与他做的油绿绸道袍。（《醒》22.7b.7）³⁾
- 2) 屠户悄悄的穿了衣裳，着了可脚的鞋。（《醒》35.9a.9）

动词“着”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不能单独使用，而在近代汉语里，“着”字也逐渐被“穿”字所替换。但以上所举例子中的“穿了衣裳，着了可脚的鞋”，在近代汉语里，则没有完全被替换，尤其是书面语（非会话）部分。其他的例子，如《金瓶》中，定形句型的“上穿…下着…”或者“上着…下着…”的用例（描写人物的服装）出现得比较多。都属于非会话文部分。举个例子：

- 3) 上穿白绫对襟袄儿…，下着红罗裙子…。（《金瓶》15.8a.5）

4) 上穿着丁香色···对襟衫儿，下着白碾光绢···裙子。(《金瓶》>>34.17b.2)

5) 皆按品级穿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石头》>>53.7a.3)

从以上作品的用例中可以看出，“着”[zhuó]字的古代汉语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仍被沿用，并同时出现“着”和“穿”相互交替使用的状况。到了《红楼》(后40回)、《儿女》中，已出现了普遍使用“穿”而少用甚至不用“着”字的倾向了。下边6)的例句动词分别都使用了“穿”字，7)的例子先用“罩”，再用“穿”而不用“着”字。而只要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动词出现前的位置都是一些复音节词，如“上身；下面；上头；下边”等，而不是单音节词“上；下”。这些都是通俗口语化的缘故。例如：

6) 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双撒鞋。(《程甲本红楼》>>93.4b.9)

7) 上头罩着件蓝布琵琶襟的单紧身儿，下边穿着条香色洋布夹裤。(《儿女》>>4.7b.8)

在《儿女》中，虽然“着”字尚未完全消失，但出现的次数、使用的频率却越来越少。如近代汉语沿用定形句型的“上穿···下着···”，就显得语感生硬，故意不用于与通俗口语化语词一起使用，便是其中一例。请看下面的例子。

8) 身穿一件驼绒窄荡儿···，上着竖领儿，敞着钮门儿。(《儿女》>>15.1b.1)

可见，动词“穿”、“着”之前的位置如果都是用单音节词“身”、“上”的话，就显得语感生硬。但《儿女》这部作品有时沿用如此定形句型。故此，在《儿女》从“着”到“穿”的语言转换已经结束了。

面 miàn

释义：[名词]脸；脸蛋

“面”字在如今现代普通话里，一般用于复音节词、成语、惯用语等，而不会单独使用。但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方言，如粤语、闽语、客家话、吴语、湘语等，至今仍见单独使用。在明清北方白话文资料，如《醒》、《金瓶》、《石头》中，“面”字大多用在非会话部分，即书面语上，而口语性较强的会话部分则多用“脸”字。例如：

9) 晁大舍勉强穿衣起来，没梳头，将就洗了手面。(《醒》>>3.10b.9)

10) 吴月娘接着拂去尘土盥水净面毕，就令丫鬟···。(《金瓶》>>72.5b.4)

11) 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方才渐渐的好了。(《石头》>>44.6b.2)

以下有关“面”字的例12)与13)，虽用在会话中，却只限于惯用语、成语等。例如：

12) 我往后只面红耳热的，都是你两口子念诵的。(《醒》>>32.11b.4)

13) 僧一遭也没来，人生面不熟的，怎么怪他锁门。(《醒》>>38.9b.1)

《金瓶》、《石头》中的“面”字用法大致与《醒》相同，一般都用于书面语(非会话部分)。由此可见，“面”字到了明朝中期，北方语言逐渐变成了书面语，口语的用法渐次消失。另一方面，“面”字极少单独使用，四字成语或者类似的短语则比较多见。例如：

14) 官哥儿穿着大红段毛衫儿，生的面白红唇，甚是富态。(《金瓶》>>31.12a.4) (顔白く唇赤い)

15) 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石头》>>1.7a.10) (腰広く背中の厚い体格、顔大きく口は引き締まっている)

到了清朝后期，《儿女》中有关“面”字的具体用法，其表达都比较生硬。下面的第一个例子“西面东”，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四字成语，但类似于比较生硬的四字短语。还有，第17)～19)的例子“面”字包含着“当面”或者“面前”的意思，这些例子的“面”一般不能替换“脸”字，如“面谢”“面说”“面前”等。例如：

- 16) 身西面东。(《儿女》4.17b.8) (体は西側、顔は東)
 17) 定自面谢。(《儿女》10.14b.9) (直に会って礼を言う)
 18) 得等着面说。(《儿女》14.7b.2) (直に会って述べる)
 19) 抢到十三妹面前。(《儿女》9.1a.9) (十三妹の面前にさっと来る)

还有，表示体面的“(看)···面上”时则可以用“面”字，例如：

- 20) 慢讲你恩官面上，只看十三妹姑娘，…。(《儿女》11.14a.7) (お前が恩を受けた閣下の顔を立て…)
 21) 看众朋友的面上，…。(《儿女》15.21b.7) (仲間たちの手前もあって、…)
 22) 就这面子上看，…。(《儿女》22.12b.7) (このメンツがあるから…)

“面”字的其他用法则比较集中在成语、惯用语、谚语或者类似的短语中。它属于近代汉语沿用下来的一个固定句型。以下例23)～31)是成语，例32)～35)是惯用语，例36)与37)是谚语的例子，例如：

- 23) 羞得面红过耳。(《儿女》4.18b.10) (顔を真っ赤にする)
 24) 面带忧容。(《儿女》1.13a.10) (顔に憂いを浮かべている)
 25) 面目可憎，那怒气…。(《儿女》7.13b.7) (顔付きが憎たらしい)
 26) 面面相视。(《儿女》10.13b.8) (互いに顔を看合わせる)
 27) 只嚇得面如金纸。(《儿女》13.15a.6) (顔は真っ青になる)
 28) 人生面不熟。(《儿女》16.10b.4) (赤の他人)
 29) 面带春色。(《儿女》23.21b.3) (顔に喜びが溢れている)
 30) 面如秋月。(《儿女》24.21a.4) (顔が秋の月のよう)
 31) 本来面面目。(《儿女》18.22b.9) (元もとの姿・様子)
 32) 翻转面皮。(《儿女》5.18a.5) (顔・態度を変える)
 33) 紫涨了面皮。(《儿女》6.7b.7) (怒り等で顔が紫色に膨れ上がる)
 34) 面起红云。(《儿女》9.11b.8) (顔に赤みを帯びる、顔を赤らめる)
 35) 谁想安公子面嫩心虚，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实话。(《儿女》5.11a.6) (おずおずびくびくするし、…)
 36) 当面鼓，对面锣。(《儿女》9.19a.2) (目の前で直談判する)
 37) 真人面前讲不得假话。(《儿女》8.12a.6) (確かな人の前では嘘はつけない)

除以上用法，“面”字在其他方面的用法极为少见。⁴⁾由“面”到“脸”的演变过程，直至清代后期的《儿女》，基本上就结束了。此外，《官话类编》与《语言自述集》中采纳的是“洗脸”，而不是“洗面”，这一表达，似乎也足以说明了从19世纪开始，由“面”到“脸”的语言转换已告结束。⁵⁾

箸 zhù

释义：[名词] 筷子

“箸”在现代普通话里是书面语，但在现代南方方言里，作为口语仍在使。如吴语南部、客家话、闽南语等。“箸”字在近代汉语白话文资料中，与“筴”字同音(“筴”是“箸”的异体字)。⁶⁾

在《醒》中，“箸”、“筴”字的使用比“筷子”还多。尤其是“箸”字多用于会话。请看下面的例子：

- 38) 狄员外道：再取一双筴来。(《醒》29.8b.2) (狄員外は「もう一膳箸を持ってきてくれ」と言った)
 39) 众人举筴，素姐三人也便动口。(《醒》78.8a.3) (皆は箸をとると素姐ら三人も食べた)

“箸(筯)”字在其他白话资料中，其用法显得较为生硬，为提高其口语性，作者往往会加上词尾“儿”或“子”字，例如：

40) 那和尚在旁陪坐举筯儿才待让月娘众人吃时，…。(《金瓶》89.7b.7) (箸をとって…)

41) 刘姥姥便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石头》40.7a.9) (箸を伸ばして挟もうとしますが、…)

至于“筷子”的用法，在现代普通话里，无论是会话还是非会话，都可通用。而“箸”的表达在现代普通话里几乎不使用。在近代汉语的《石头》中，“筷子”一般用于会话，请看下面的例子。

42) 谁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來。(《石头》40.7b.3) (誰じゃ。この時に又その箸を持ち出したのは)

(这里的“快子”也是个借音词，现在普通话成为竹盖头的“筷子”)⁷⁾

上面举的“箸子”与“快子”(=筷子)的例子见于《石头》中的同一出处。但有意思的是，《石头》的作者描写会话部分时，像例42)，用的是“快子”，而在非会话部分时，却像例41)，用的是“箸子”，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从《石头》作品开始，就已经有意识地将“快子”和“箸子”这两个词分开使用了。到了《儿女》时，当中所使用的“筷子”就与现代普通话相同了，无论是会话还是非会话部分，均可使用的“筷子”。例如：

43) 拿筷子拌了崗尖的一碗，…。(《儿女》16.14b.5) (箸を手に取り、山盛りに盛った碗をかき混ぜ、…)

44) 要了雙筷子，…。(《儿女》21.4a.3) (一膳の箸を求めます)

但是，《儿女》中仍然有为数不多的“箸子”用法被用于会话部分，而且专门用于乡下人(即是张金凤的母亲，是河南人)。请看下面的例子：

45) 我吃上箸子就算开了斋了。(《儿女》29.23.b.10) (わたし箸をつけるだけで…)

可见，当时在乡下人当中，口语(会话部分)仍在用“箸子”。在清代后期的《儿女》，基本上完成了从“箸”、“箸子”到“筷子”的转换。而且，《官话类编》与《语言自述集》中，尽采纳了“筷子”，而没收录“箸子”与“箸”。这样看来，北方从“箸”、“箸子”到“筷子”的语言替换在19世纪就已经结束了。

食 shí

释义：[动词]吃

“食”字在现代普通话里是个书面语，但在南方方言里，至今还作为口语来使用。如粤语、客话、闽语等。而且，在这些方言中，“食”字有“吃饭”、“吸烟”与“喝水”三种释义。

在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中的“食”字用得非常少，用在非会话的场合里。如下面的例子：

46) 寝则同房，食则共卓。(《醒》15.1a.8) (寝るときは同じ寝台、食べるのも同じ机でおこなった)

其他资料中的“食”字与《醒》相同，极少使用。而且所用“食”字显得较为生硬。因为例47)~49)都带着幽默的感觉，这三部作品中没有别的例子，平常则不用“食”。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食”到“吃”是如何转换的。明代与清初北方资料一般多用于“吃”。⁸⁾

47) 今年还没食这个哩。(《金瓶》52.14b.3) (今年はまだこれを食らっておりませんぜ！)

48) 这是食螃蟹绝唱。(《石头》38.18b.6) (これはカニを食らうときの傑作ですね！)

49) 且食蛤蜊。(《儿女》30.9b.6) (まあ、蛤でも食らって！ <何も知らないのだな>)

另，关于释义为“喝；饮”的动词，〈〈醒〉〉中虽然有同义词“吃；呵；喝；呷；饮”，但一般“吃”字用得最多。例如：

50) 呵欠了两声，要冷水吃。(〈〈醒〉〉4.11b.8) (二度あくびをすると水を飲もうとします)

其他资料中的例子。〈〈金瓶〉〉中的“吃”字用法与〈〈醒〉〉大致相同。

51) 到晚夕要吃茶，淫妇就起来。(〈〈金瓶〉〉72.4a.7) (夜になって茶を飲みたいと言えは…)

52) 又被费姑娘赏酒吃。(〈〈石头〉〉45.13b.5) (お嬢様にはご散財をおかけしますね=酒を飲ませてもらう)

53) 既到了这里，有个不请到我家来吃杯茶的。(〈〈儿女〉〉16.12a.8) (お茶でも飲んで戴かないなんて…)

有关释义为“喝；饮”的“吃”与“喝”，可在〈〈石头〉〉作品中见到。〈〈石头〉〉正处在变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时期，比〈〈石头〉〉晚些成书的〈〈儿女〉〉中，“喝”字的使用频率比“吃”字多，而且有严格区别。如“喝”用于液体，“吃”用于固体，请看下面的例子：

54) 跪下，我就歛(=喝)。(〈〈石头〉〉44.1b.10)⁹⁾ (跪きなさい。そうすれば飲んであげるから)

55) 咱们喝点儿粥，吃点儿东西睡吧。(〈〈儿女〉〉20.20b.8) (お粥でも啜って、何かものを食べて…)

例55)的“粥”指的是液体，“东西”指的是固体，因此，“喝”与“吃”的使用是区别的。在〈〈红楼〉〉后40回、〈〈儿女〉〉中，液体时用“吃”的，只限于如“吃酒”、“吃茶”等，而没有看到“吃水”等。更多时候使用“喝”，如“喝酒”、“喝茶”等，比较少用“吃”。¹⁰⁾

寢 qǐn

释义：[动词] 停止；平息

“寢”（释义为“睡觉”）字在现代普通话里，用法较为生硬，如“就寢”、“寢食”、“寢室”等。据〈〈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说，本为文言，…在兖曲方言中仍保留下来。现代山东省兖州、曲阜等方言里面仍然用于口语。近代汉语资料〈〈醒〉〉中“寢”字释义为“停止；平息”的例子有：

56) 见寢了这事，大失所望。(〈〈醒〉〉84.9a.6) (この事をやめにしたと知り、大いに失望した)

这种“寢”字的用法，在其他资料中尚未找到。

汤 tāng

释义：[名词] 白开水

“汤”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为白开水，不能单独使用，是个书面语、但是现代南方方言与山东方言里，则多用于口语中，如“滚汤”用于福州、建瓯等闽语，“茶汤”用于温州等吴语，“汤”用于山东省高密、新泰、临沂等（根据〈〈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p.139与董绍克、张家芝1977:219）。¹¹⁾ 近代汉语资料〈〈醒〉〉中，“汤”字一般表示食物煮出的液体，而表示“白开水”的例子却占少数。下面这些例子的释义为“白开水”。

57) 在炉上汤内煖热了。(〈〈醒〉〉23.5b.8) (爐の湯の中で燗をしました)

58) 两个碗扣住，逼得一点汤也没有才吃。(〈〈醒〉〉26.10b.5) (したんで少しの湯もなくなってから食べます)

〈〈金瓶〉〉中表示“白开水”的“汤”字用法，只在〈〈水浒传〉〉有关的章回中（〈〈金瓶〉〉的自第1回

至第6回与第9回)和南方人补作的章回中(《金瓶》的自第53回至第57回)出现过。例如:

59) 士兵起来烧汤, 武二洗漱了。(《金瓶》9.6a.9) (從卒は起きると湯をわかしだ。武二はそれで…)

60) 迎春就拿滚水来, …。迎春又烧些热汤护着, 连衣服假睡了。(《金瓶》54.14b.5) (また湯をわかしだ…)

《石头》中释义为“白开水”的“汤”字, 通常在使用时还会附加上其他一些字眼, 才可以用在会话部分。请看下面的例子, “汤”字前面还加上“面”字。

61) 赶着叫人来舀了面汤, 催宝玉起来盥漱。(《石头》77.16a.5) (人に洗面用の湯を汲んでこさせ、…)

《儿女》中的“汤水”, 通常指的是“白开水”, 它与一般的“汤”有所区别。这种用法通常不能“汤”一个字单独使用, 而且只用在非会话部分。例如:

62) 便叫人取些热汤水, 又叫拧个热手巾来。(《儿女》20.1a.8) (人に熱い湯を取りに行かせ、…)

63) 跑堂儿的提着水壶来, 又给了他些汤水喝。(《儿女》3.15a.1) (やかんを持ってきて湯を飲ませた)

如果单独使用“汤”字, 意思有所不同。如在《儿女》中, 一般释义为“食汁; 烹调汁; 食物煮后的汤”, 请看下面的例子。¹²⁾

64) 那個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湯, 他接來, …。(《儿女》16.14b.5) (大碗の肉や汁物を運んできた。…)

因此, 《金瓶》第5回、《水浒》第25回所见的“白汤”表示“白开水”, 却在《儿女》所见的“白汤”表示煮白肉的汤或不加酱的菜汤, 例如:

65) 把那药贴安了, 将白汤充(=衝)在盂内。(《水浒》25.8a.10) (指着白开水)

66) 却舀碗白汤来。(《金瓶》5.7b.11) (指着白开水)

67) 把肉也倒在饭碗里, 又澆[pào]了半碗白汤。(《儿女》16.14b.6) (指着食汁)

2. 结语

词汇的演变历经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乍看似乎没有变化的词汇, 经仔细考察后, 其变化的痕迹还是有据可循的。出自文言的词汇, 其用法一般都比较生硬, 那么, 从文言词到口语化, 其间必有一个词汇转换期。拙文论述的重点、所引用的论据等, 均主要反映转换期末期中所出现的词汇替换现象。

* 本文曾在2013年6月8日于日本关西大学举行的第28届日本中国近古汉语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的前半部分, 会后作了修改。

〔注〕

- 1) 小稿本来是博士学位论文植田2007[《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的第2章单音节词。
- 2) 植田均2009;1-50。分为7种词汇分析方法，如“同形异义词、地理分布比较清楚的词、出自外来语词、轻声词、出自文言文词、重叠词、逆序词”。
- 3) 虽然小稿中写的都是简体字，但用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繁体字的影印本）。
- 4) 只有下面的“面”字可以替换“脸”字。在《儿女》中这样的“面”字用法极为少数。
 - 68) 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儿女》>>7.7b.10）（彼女の顔にベッと唾を吐いた）
 - 69) 面上现一团煞气。（《儿女》>>5.7a.1）（顔には殺気が浮かんだ）
- 5) “面善”、“面熟”等的“面”一般不会代替“脸”，因此，就是会话部分也用“面”字，例如：
 - 70) 虽是面善，这会想不起来了。（《醒》>>11.2b.9/70）俺好面善，请出来俺见一见。（《醒》>>51.6b.8）
 - 71) 到也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那一房的，叫什么名字。（《石头》>>24.1a.4）
 另，“洗面”在清代初期与中期的《醒》、《石头》还用于非会话部分，例如：
 - 72) 那小琏哥已是洗面梳头，换了衣服鞋脚。（《醒》>>57.10b.7）（既に顔を洗い髪を結い、着物や履物を換えた）
 - 73) 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面。（《石头》>>72.10a.1）（平儿は鳳姐の世話をし、新たに顔を洗ってあげた）
 但是，用于惯用语等所谓老一套的话，还用于会话部分，例如：
 - 74) 不肤，你光梳头，净洗面的，躲在家里，…。（《醒》>>4.2a.3）（髪を綺麗に梳かし、顔を綺麗に洗う）
 - 75) 每日早起，光梳头，净洗面，催着女婿早往书房读书。（《醒》>>44.6a.10）（身ごしらえをする）
 “洗面”在清代后期《儿女英雄传》中不管会话部分还是非会话部分都没能找到，都用“洗脸”，《官话类编》、《语言自述集》也采纳“洗脸”，而不收录“洗面”。
- 6) 2013年6月8日在日本近代汉语研讨会上由佐藤晴彦教授赐教，《老乞大》里类似字形“筋”字比“筭”字用得得多些，意思是“箸”。
- 7) 同上研讨会上由佐藤晴彦教授对例41) 赐教，意思是“箸”的“快子”比“筷子”出现得早些。
- 8) 同上研讨会上由孟子敏教授对例46) 赐教，这是戏言，而不是一般的说法。
- 9) 《程甲本红楼梦》（1791年刊）中高鹗所著的所谓后40回部分的“喝”字使用频度与前80回《石头记》比起来多得多，我们认为这是后40回成书的时代更晚的缘故。
- 10) 现代汉语中一般说“抽烟”或者“吸烟”，在《儿女》中最多用为“吃烟”。“抽烟”或者“吸烟”用得极为少数，吃烟与抽烟/吸烟的使用比率大致为10：1。
 - 76) 我就不会吃烟；（《儿女》>>4.8b.1）（タバコが吸えない）
 - 77) 说：老爷抽烟儿呀。（《儿女》>>15.12b.3）（「旦那様、おタバコをどうぞ」と言った）
 - 78) 吸了好几袋，把那烟…。（《儿女》>>4.8b.4）（たくさんタバコをふかした）
- 11) 同上研讨会上由孟子敏教授对“汤”字赐教，山东方言里也有“白开水”的意思。
- 12) 单独使用“汤”的释义为“白开水”的例子原则上没看到，但是用在四字成语等的词语上是个例外，例如：
 - 79) 赴汤蹈火，（《儿女》>>9.7a.10）（たとえ火の中水の中でも飛びこみます）
 另外，在《石头》、《儿女》中释义为“白开水”的词语还有几种，如下：
 - 80) 姑娘吃药去罢，开水又冷了。（《石头》>>35.1b.3）（おき湯が冷えてしまいます）
 - 81) 倒的还是滚水，这还冷了。（《石头》>>54.4a.7）（沸いた湯をついできました）
 - 82) 你再给我滚水儿喝，（《儿女》>>21.9b.8）（お湯をください）
 - 83) 一手把开水壶搁在灰台上…（《儿女》>>14.10a.10）（湯の入ったやかん）

[主要参考文献]

-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全五册,袁世硕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略称《醒》。
- 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万历本),大安影印本,1963年版。略称《金瓶》。
-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版。略称《石头》。
- 曹雪芹、高鹗,《程甲本原本红楼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 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古本小说集成」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略称《水浒》。
- 文康,《儿女英雄传》,「古本小说集成」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略称《儿女》。
- 董绍克、张家芝主编,《山东方言词典》,语文出版社,1997年。略称《山东》。
- 李申,《徐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年。
-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
- 闵家骥、晁继周、刘介明,《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略称《汉方常》。
- 白维国,《白话小说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2011年。
-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全五册),中华书局,1999年。略称《汉方大》。
- 张华文、毛玉玲,《昆明方言词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略称《现汉》。
- 吴昌恒等,《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略称《古今》。
- 《汉语词典》,1937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局,1977年版)。略称《汉语》。
-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
- 王力,《中国语文讲话》,开明书店,1940年。
- 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广州话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 闵家骥等,《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略称《吴》。
- 石汝杰、宫田一郎,《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 C.W.MATEER,《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ABRIDGED EDITION) 1916年([FIRST EDITION, 1882] [SECOND EDITION, 1898])。
- FRANCIS THOMAS WADE,《语言自述集》(第二版)[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原版:1886年刊)。
-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出版社,1993年。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年。
- 隋文昭1988,《〈醒世姻缘传〉语注商》,第2届全国近代汉语研讨会宣读论文,陕西师范大学,1988年。
- 王勇,《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和刻本与华刻本》,《EUREKA---Poetry and Criticism》,2003.vol.35-7, p.p.80-87,青土社,2003年4月。
- 植田均,2008,《纵和横的语言研究——〈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奈良产业大学《产业与经济》,第22卷第5号人文·自然·体育特辑号, p.p.1-8,奈良产业大学经济经营学会2008年3月。
- 植田均,2009,《〈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词汇整理的一个方法》,《中国学志》复号, p.p.1-50,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学会2009年12月。

出自が文言の語-----<<醒世姻縁傳>>を中心に

植田 均

中国近世語の語彙全体を大別すると、次の2種類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1つは、出自が文言によるもの、もう1つは、出自が所謂“有聲無字”の語である。それは、古代中国語の遺産を受けついでいる点（出自が文言によるもの）と民間庶民の方言・口語（“有聲無字”の語）によるものだからである。

今回準備した語は、前者が“着[zhuó]、箸(筯)、食、湯”で、元々は文言であった。これらが各々現代共通語“穿、筷、喫(吃)、開水”への「語彙の交替」の様子を中心に示したい。

検証方法は、これらの語が明清時代北方の代表的資料（<<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縁傳>>、<<紅樓夢>>、<<兒女英雄傳>>を中心に、<<官話類編>>、<<語言自邇集>>等も参考）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様相を呈しているか調査・分析した。この結果、各作品間では差が見られることが判明した。

一方、後者の「出自が“有聲無字”の語」については、“着[zháo]、學、桶、使、拾、落、坐、作(做)”等で、<<青海民族研究>>編集部への依頼により<<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中国・青海省西寧・青海民族大学）に上梓した。

The Words Promoted from Amo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Based on *Xingshi Yinyuan Zhuan* (醒世姻縁傳).

Hitoshi Ueda

In the pre-modern Chinese period, trem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t that time, the words fall roughly into two categories. On the one hand, the words from amo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from mass language without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words from amo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such as “*zhuo*(着), *zhu*(箸、筯), *shi*(食), *tang*(湯)” and so on. Approach these words from the *Min*(明) *Qing*(清) Dynasty literature, such as *Jingpingmei Cihua*(金瓶梅詞話), *Xingshi Yinyuan Zhuan*(醒世姻縁傳), *Hongloumeng*(紅樓夢), *Ernü Yingxiong Zhuan*(兒女英雄傳).